

1870年，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他以“青县地近畿辅，拱卫攸关”为由，奏请同治皇帝在马厂设防，获准。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二月，李鸿章将自己的淮军部将周盛传调驻马厂镇，人称“盛字军”。周盛传部进驻马厂镇后，便开始建兵营、造炮台……近代史上，这里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50多年后，怀着同样家国情怀的志愿者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追索、寻觅青县各个村落的历史。他们广泛搜集历史典籍，挖掘地域文化资源，为这座小城留住记忆。

这些志愿者来自青县政协“守望麦田 记住乡愁”打捞梳理地域文化资源志愿者小分队。团队成立4个月来，吸引了30余人加入，打捞梳理出30多条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线索，为记录和丰富青县地域文化资源积累了宝贵财富。



志愿者刘子江（左一）讲述马厂炮台历史

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： 拂去历史尘埃 为青县留住记忆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走街访古 唤醒沉睡的历史

点开韩雪的微信朋友圈，犹如徜徉在青县的历史长河中——盘古神话传说、马厂炮台述怀、运河边的红色岁月、青沧战役往事……60岁的他曾任青县文联主席，是诗人、作家、编剧，而今，又多了一个新身份——青县打捞地域文化志愿者团队成员。

青县，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，数百年沉淀的城市记忆，流淌在青县人的血脉中。盘古文化、运河故事，滋养着每一个青县人。这些为韩雪的文艺作品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。他时常行走运河、寻访文物古迹，以本土文化为灵感、原型，创作了大量的广播剧、诗歌等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韩雪意识到，有些知情老人的已年近古稀，如果不抓紧时间搜集整理青县的历史文化资源，有些东西恐怕就会永远湮灭了。他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城区和各个村落之间，边走边记录，搜集各类文史资料。

和他拥有同样想法的，还有青县政协文史委的工作人员。守护青县的历史文化，既是他们的工作，又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

任。当韩雪表达出内心的想法后，大家不谋而合，成立了青县政协“守望麦田 记住乡愁”打捞梳理地域文化资源志愿者小分队。随即在网上发布了启事——凝聚社会各界的文化志愿者，广泛而又深入地挖掘地域文化资源，为青县留住记忆。

今年7月，团队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启动仪式。令人感动的是，启事发出后引起了许多文史爱好者的响应，他们默默来到了现场；主管文史工作的领导们放下手头繁重的工作，也赶来参加启动仪式。

启动仪式上，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，韩雪动情地说：“文化是我们的根与魂，有了它，我们才知道过去从哪里而来，未来又将走向何处。挖掘梳理青县的文化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没有情怀的人干不了，对历史不了解、不感兴趣的人也干不了。”

这支文化志愿者团队成立时间不长，但队伍不断壮大。大家满怀热爱与执着，有的行走乡间，寻访老人故居，梳理民俗野趣；有的寻找抗战期间的战斗遗址，挖掘整理先烈的事迹；有的搜集老物件，记录老故事，打捞各类文史资料。一段段鲜活生动的故事，在他们的不断追寻下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有了清晰的面容。

寻访途中 收获意外和感动

张卓是一位教育工作者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照顾家庭，本来没有太多闲暇时间。一次无意的聊天，却让她从此改变了生活轨迹。

一次同学聚会，大家畅所欲言，从工作生活聊到了儿时往事。或许是那些感人至深的事实令她铭心刻骨，一位同学讲起了老家的抗日英雄，讲着讲着就哽咽了。张卓听得心潮澎湃，回到家后，内心久久无法平静。第二天，她便联系这位同学，一同去了老家。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往事，也随着她的努力而浮出水面。

薛万山，1910年出生于天津市静海区一户贫苦农民家庭，父母因病早逝。1924年，投奔到青县流河镇南孙庄村姥姥家，靠放羊、做长工为生，天长日久，潜移默化地受到救国救民思想的熏陶。1935年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平津相继沦陷，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，薛万山回到家乡南孙庄建立了一个秘密情报站。当时，南孙庄周围有多处日军据点，稍有不慎，情报站就会暴露。为掩护情报站的安全，便于各项工作顺利开展，他又兼任了日军委派的伪村长。薛万山胆大沉着、机智灵活，借着村长的身份深入日军岗楼探查敌情、了解敌人动向，机智游走于敌人眼皮子底下，为中共传递情报。其间，薛万山在家中挖了地道，专门照顾、隐藏八路军。为了保证这些人的安全，他一次次与敌人周旋，掩护我军将士转危为安。同时，在他的斡旋下，村里没有被敌人杀害过一个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薛万山收到党中央为他颁发的特别荣誉证书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薛万山的事迹在相关的志书资料中没有任何

记载。张卓几次走访南孙庄村以及附近多个村落，在百姓们的回忆中还还原了这位英雄的往事。当她把整理好的资料发给韩雪时，韩雪都深感意外：“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是青县历史上较早入党的共产党员，这个人物太重要了。”

这样的意外和感动，还有很多。79岁的杨植正老人，多年研究青县历史，参与过许多文史资料的编纂。他曾用8年时间，走访散布于全国各地的青县籍英雄、在青县工作过的八路军干部，将这些珍贵的资料集成成书。

即便这样，如今的他依然没有停止对历史的探寻。老人家住王维屯村，2000年退休后，只要有时间，就骑上自行车沿着运河走，寻访老人、老住户，随走随停、随访随记。运河的旖旎风光、民俗旧风都被他记录在笔下。他觉得，青县的历史文化是一座丰富的宝库，寻访途中总能收获妙趣横生又引人深思的故事。

得知志愿者打捞青县的地域文化，杨植正用3个多月的时间撰写出30多篇文稿，内容翔实可靠。周公祠、马厂炮台……这些散落在运河沿岸的历史遗存，通过他的努力，也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，令志愿者们钦佩不已。

“起初，大家对文史感兴趣，有动力也有热情。但在走访的过程中，那些厚重且珍贵的历史更能激励我们前行。”杨植正说。

执着追寻 源自心底那份情怀

不得不说，这是一支高效率的团队——短短4个月，吸引了30余名志愿者加入，打捞梳理出30多条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线索。

硕果背后原因何在？源自大家对家乡文化的那份情怀。

团队里，除了那些行走乡间寻访的，还有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志愿者——孔繁廷和潘洪斌。除了挖掘历史资源，他们还负责将所有志愿者的来稿和线索进行甄别，去伪存真，校对文稿里的史实和表述。有时，为了核实一件事，要查阅十几本古籍文献，甚至还要实地考察。在古籍里查找相关内容不亚于海里捞针。很多时候，所需要的内容并不会凭空出现，长年累月地坚持和积累，才能在史海中准确找到答案。

与此同时，这支打捞地域文化的志愿者团队备受关注。不仅他们刊发的文字收获无数粉丝的阅读和点赞，也引起了许多外地人的关注。

61岁的吴乃中从小生长在青县，大学毕业后在保定生活。他的姥爷在人和镇村做买卖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逃难到山东。儿时的他，伴着这些与运河相关的故事长大，风土人情、乡野趣事、红色记忆在他的脑海烙下了深深的印记，每每回忆，恍如隔世。他曾写下几十篇文章表达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。听说家乡建立了一支专注于文史的团队，他跃跃欲试，拿出自己写的文章。一次团队组织活动，热爱骑行的他从保定一路骑到了沧州。

“研究文史是一种情怀，需要志愿者也需要全民参与，聚到一起就能形成巨大的能量。”吴乃中说。近年来，青县政协高度重视文史研究工作，以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时代题材为牵引，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联动，编撰了《御河青县》《运河故事》等地域文化专著，生动展示了青县的运河文化和历史底蕴。这次活动，也彰显了他们推动青县文化传承的使命和担当。

为了文化传承，素不相识的他们走到了一起，在这场没有尽头的历史之旅中，他们的脚步将永不停歇。

我家住在运河边

河水汤汤 岁月悠长

杨静然 范凤驰

大运河是一条历史之河、文化之河，她贯穿南北、联通古今，融合悠久历史与当代现实，更串联起了华夏儿女千百年的文脉和乡愁。

泊头市区南4公里，大运河西岸，有个美丽的村庄——后杨圈村。村里房舍整洁、安静祥和，运河纪念馆、红色纪念馆两座纪念馆相得益彰，承载着村民难舍的乡愁。

千百年来，村民生在运河边、长在运河边，生活与运河紧密相连，或慷慨悲壮、或温情流淌的运河故事至今流传。

古渡口难觅踪影

82岁的林彦华世代居住在后杨圈村，说起运河故事，如数家珍。

他说，后杨圈村南北不远有一个前杨圈村，两村统称为杨圈村。当年，运河渡口就位于前杨圈村与后杨圈村交界处。

“1949年以前，前杨圈村有摆渡人，用的是底缆，就是缆绳在水里。摆渡人把一个磨盘弄到河中央，沉入水底。缆绳是一根长长的铁丝，一头拴在磨盘眼上，一头拴在渡船下边铁环上。摆渡人用篙撑船，由西岸撑到东岸，缆绳牵着船不至于被水流冲走。河东属于南皮县，河西属于泊头市。岸边有跳板和坡道。”老人说。

后来，摆渡人换成了十二里口村的一个。他不再用底缆，而是换成了明缆，即在河上拴一根铁丝，两边用木桩固定，用绳把铁丝和船连接，也是为了不让河水把船冲走。有时他不在，渡河人自己撑船到对岸去。

摆渡人收费简单，过河的有钱就给，没钱就不给，多给也行，少给也行。每到腊月初八这天，摆渡人会带着褙裙到河两岸的几个村子去收。他拿着一沓自己做的小纸袋儿，到各家收过河钱，给多少都行。然后，给对方一个小纸袋，算作已经交了船费的证明。但大家都会自觉地交钱。

乡民们和睦相处，从没有为船费发生过不愉快的事。后来，河上修建了木桥、水泥桥，摆渡自行消失，渡口也逐渐荒芜。

码头不大 繁盛一时

在后杨圈村村民的记忆中，村委会正东方向，曾有一个不大的货运码头。当年，这里繁华热闹，船只往来不断。装卸卸下货物后，再由大车拉到王集、史集、建桥、土山、旧城等地。煤炭从远方而来，鸭梨、粮食和蔬菜，从这里运往各地。

依托渡口、码头，杨圈村曾繁盛一时。那些年，杨圈村里住着很多装卸工和外来收货的商人。尤其到了鸭梨收获的季节，常常停着六七艘大船，准备装梨外运。经营鸭梨销售的商人先到各村去收梨，用小推车把梨运到码头上，再装船外运。

货物运输推动了船帮的出现。“船帮就是船队，一家独自经营船队的叫独船帮，几家合伙经营的叫合船帮。”林彦华说。

在杨圈村，流传着许多船帮的故事，其中最出名的是李姓和杨姓人家合办的船帮，称杨家半帮和李家半帮。船帮的掌舵人姓杨，绰号杨武和尚。传说，他自幼习武，二十几岁考取功名，皇帝的任命诏书下来时，他的双亲有一个过世了，按照规制，他要守孝3年。3年期满，刚打点行囊，准备外地赴任，家里另一位老人又去世了，不得已还要守孝。人们便说他真是和尚命，没有当官的福气。于是便落了个“杨武和尚”。

杨、李两姓的船帮北上北京、天津，南下山东。有意思的是，一般的船帮船头竖立着旗帜，或红或蓝，或大或小，迎风招展。杨武和尚的船帮高高的旗杆上挂着一个斗笠，是几百里运河上独有的标志。

“人们都知道杨武和尚功夫了得，均礼让他三分。”老人回忆说，杨武和尚的故事还有很多。他们家耕地，从来不用牲口，都是他父亲扶犁把，他拉犁，半天能耕二亩地。拉车也是，他驾辕拉车，一个人能顶得上一头牛。

演绎一段段红色传奇

后杨圈村也是一个有红色历史的村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村里的抗日民兵配合八路军武工队破坏村东的铁路线，船民们宁可沉了自己的船，也不给日伪军运输物资。

林彦华说，抗日战争爆发前，前杨圈村有张德玉、张德运、张德之三兄弟经营的张家船帮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、欺压百姓。张家兄弟无法经营，便在船上放上磨盘，将其沉入水底。宁可沉了自己的船，也不给日伪军运输物资。

据说，有一天夜里，八路军某部队来到杨圈村。他们想从这里过河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船只。村民们以为是日本人来扫荡，纷纷躲了起来。过了许久，村民出来查看，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。想方设法地带着八路军渡河。很快，人们就绑好了十几只筏子，张家兄弟把沉到河底的船弄上来，一起把八路军送到了河东。

后来，村民们还跟着八路军到河东破坏铁路，帮着埋地雷、抬伤员，演绎了一段段军民同仇敌忾的传奇故事。



韩雪（左）采访老故事

康官屯村与青草洼庙会

赵树森 杨静然

在南皮县城东北方向2.5公里处，有一个叫康官屯的村庄。村子规模不大，仅有200多户，但在历史上曾赫赫有名。究其原因，不仅是这个村曾有一座神秘的庙宇——青草洼庙，更因为那段时期在这里每年一度的盛大庙会。

据资料载，明朝初年，一位康氏武将随军征战有功，年老后即迁居此地立村，遂取名“康官屯”。然而，新编《南皮县志（1987~2006）》所记，康官屯村却没有康姓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，立村人康氏因征战有功，多获

奖赏，在此安居后，成了这里的大户、富户。后来兵荒马乱，遭到了盗贼的杀害。

康官屯村后来的声名鹊起，与一座庙宇有关。

在康官屯村的东南边有一片低洼而平坦的土地，村上人都俗称为“青草洼”。

据康官屯村82岁的宋子文和81岁的宋子明说，庙宇就坐落在青草洼中的高台之上，称为“青草洼庙”。小时候，他们常在庙里游玩，整个庙的布局类似于大户人家的四合院，分为前殿、后殿和左右偏殿，很是气派。庙东

有两口砖井，井水甘甜清澈，无论春、夏、秋、冬，也不管有多少人来汲水饮用，从不干涸。多少老人记忆犹新的是庙西南方向有棵柳树，粗壮的树干需要3个人才能合抱过来。

传说，青草洼庙发生过许多神奇的故事，也因此声名大噪。青草洼庙会即应运而生。民国版《南皮县志》在“全县庙会”条目下记载：“青草洼、唐家务、马村……俱三月庙会。”

历史上，青草洼的庙会远近闻名。其规模究竟有多大？宋子文老人讲了3组数字：一是青草

洼庙会占地方圆300亩；二是庙会吸引了北至津、京，南至江、浙、湘、粤等十几个省份的商户前来；三是庙会正式的日期为农历三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，共4天。实际上，很多商家刚出了正月就前来联系、商谈场地占用事宜，会期起落达半个月。

但随着日寇的入侵，曾经的庙宇也逐渐破败。日寇占领南皮后，中共地下党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抗日斗争。当时，青草洼庙往东一带地广人稀，抗日人员常来这里藏匿、休息。1941年前

后，日军在遭受抗日武装的伏击后，恼羞成怒，放火将庙宇烧毁。

青草洼庙虽被毁，但庙会在民众们坚持下，照常举办。康官屯村71岁的周桂省说，在庙会鼎盛时期，每年都请剧团前来演出助兴。她清楚地记得，著名河北梆子演员韩俊卿曾来演出过；大约在1953年，北京洪福评剧团应邀前来演出。

时至今日，青草洼庙和青草洼庙会仍是康官屯村村民抹不去的美好回忆，人们也一直传诵着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